

## 那年,我在当兵

江剑阁

“人怕出名猪怕壮”，那是名人们的感叹，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就想有点名气。当兵的时候，我就特想出名。20世纪80年代，我在广东龙川当兵，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我是连队文书，学点啥好呢？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年代，作家是最神圣的职业，就是连队的报道员都令我眼热，他隔三差五能收到一张小汇款单，更吸引我的是他那“钉”在报纸角落上的名字。于是，设法同他套近乎。此兄姓王既好为人师，又爱卖关子，碍着文书的面子，还是借给我几本新闻写作之类的书。我便偷偷地做起了记者梦。一年下来，稿纸用了几本，退稿笺都收了几十张，充其量不过在团广播室发了几篇大作。

当时，连里炊事班有个老兵，姓刘，江西人，都叫他老表，老实肯干，是有名的“老黄牛”。几次回家找对象都没有成功，女孩嫌他是个“伙头兵”。连里知道后，要给他换工种，他却说：“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要当好‘伙头兵’！”王兄几次想采访，他都守口如瓶，对我和盘托出，他的事迹令我感动。我连夜赶写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五个对象未成功，照样当伙头兵。为了加重稿子的分量，不仅编造了情节，还越权给他立了个三等功，端端正正抄好，《战士报》《江西日报》各寄一份，接下来就是天天盼报纸，找我的文章、我的大名，像热恋的人盼情书。一周两周过去一无所获，便开始嘲笑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当我彻底失望后，有一天，战友从《战士报》上发现了我的文章，我迫不及待地抢过报纸，真的是我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几乎一字未改，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变成方方正正的铅字，我的视线透过泪水，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每一个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字迹，这字里行间饱含着自己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终于成功了，还是豆腐干那么一小块，而是一大堆，足有书本那么大。

老表比我更高兴。他不注意文章的内容，只是兴奋地寻找自己的名字，一个战士推了他一下：“老表，你得请客，一下子扬名四海。”老表连连点头：“对、对、对，首先要请文书。”

正当我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指导员拿着报纸进来了：“江剑阁，你发稿通过谁啦？谁叫你这么写？”

我答非所问：“都……都是老刘讲给我听的。”不知何时，老王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老弟，够损的啊，人家出丑你出名。”然后转向老表：“傻帽一个，还要请客。”

老表愣了一下突然变脸，指着我说：“你……仗着有文化欺负人！”把报纸在我脸上摔，一跺脚，“我告诉你这是假报道。”这种典型的村野式的吵架动作，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第二天，政治处打电话问指导员：“你们什么时候给刘跃进立的三等功啦？”弄得指导员哑口无言，把我叫去臭骂了一顿：“你小子想见报就想疯了，还编假报道，看你吃不完兜着走！”我这次出名的后果是，全团通报批评一次，处分一个，捎带得罪了一个好朋友。

我发誓不再写那倒霉的假报道，没想到几天以后，又收到江西某报寄来的牛皮纸信封。我偷偷看了一眼，赶紧把报纸藏起来。但是，纸包不住火的，老表接二连三地收到报社转来的信。开始，他吓得够呛，交给指导员处理，以为是家乡人找他的麻烦，指导员拆开信，哈哈一笑，原来是地方女青年的求爱信。

算他有良心，第一个想到我，他的脸皮足有城墙厚，居然捧着一封封火辣辣的情书来找我。本来不大的双眼被意外的喜悦挤成了两条缝，一进门又是检讨，又是作揖，我好气又好笑，往日的嫌隙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个在感情上屡遭挫折的大龄青年，担心那些既有文化，又有模样的好姑娘，要是知道我的报道有编造成分，还是逃脱不了责任的。我呢，俨然过来人的样子：“你不如照实回信，既可以考验一下对方的感情，又可以以你的坦诚进一步打动芳心。还为日后留下退路，这叫一箭三雕，你懂么？”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点头如同鸡啄米。

还真被我言中，果然有个姑娘死心塌地地恋上了他，很快结成了终身伴侣。我的处分决定也撤销了。用指导员的话说，这叫：坏事引出了好结果。

令我遗憾的是，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出名就出师不利，落得个偷鸡不成蚀把米，此后虽然笔耕不辍，但到了淡泊名利的年龄，还没有写出所谓“出名”的作品。

## 小小说

# 会笑的盐鸭蛋

龙木

颜娜接到男人从乡下打来的电话，向她请示，扶贫工作队要在每家每户的门口铺水泥路，自己家要不要铺上？颜娜当即作出指示，必须铺上水泥路。还开玩笑威胁男人，如果不铺上水泥路，她就不回卜罗坪。要么久住女儿家，要么回娘家去住了。

颜娜的娘家在县城高村郊区平原村，颜娜也算是半个城里人。男人的家在偏远的乡下——尧市镇卜罗坪村。颜娜刚嫁进山里来那会儿，许多人都说三妹嫁亏了。

年轻人，谁没有过青春的冲动呢？颜娜这个半城里人嫁给一个农村人，还真有点冲动。颜娜的真名叫颜福菊，三姐妹中排行老三，大哥秋生，二姐桂花，老三就是现在的颜娜。那时正是电影《刘三姐》全国放映期间，颜娜三妹长得就像电影里面的刘三姐，就是好看——亲戚邻居都叫她平原村的颜三姐。初知风情的福菊妹妹听到别人叫三姐时，心里总是泛一阵莫名其妙的胡思乱想，她不知道该不该讨厌别人这样称呼她。

人生的机缘往往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命运之神的主动给予。福菊长到17岁的时候，就在家帮忙做点家务活。那个时代的中学生毕业后，既没机会去远方城市打工，也不可能有什么同学聚会。福菊只好待在家里，或许在某天的晚饭后，有一个好事的亲戚或邻里来串门。很可能就因一句话，一个女人的半辈子命运就被定格了。那天福菊正在偏屋里剥猪草，远房一个嬢嬢来串门说事。

“小伙子姓张，我家请来做家具的，手艺好。”

老颜说，这事要等她妈来商量。

“打灯笼难找啊，小张今年22岁。”

过了几天，福菊妈借着事去串门。小张一表人才，有阿牛哥健壮，比阿牛哥帅气。福菊妈满心欢喜，不到5分钟，正事就说完了。福菊妈回家时，走路有点儿飘，一只脚差一点踩进水沟里。

“妈，我才几岁啊，我不嫁。”

“人蛮好了，不信你自己去看。”

老颜没有主意，也不表态，轻声说了一句：“大哥和二姐都成家了，家里饭还够吃，能养活你。”

“要嫁可以，得依我两样：天天有盐鸭蛋吃，进屋有条干净路。”福菊说话有点赌气。福菊喜欢吃盐鸭蛋，小张还可以兑现。只是这乡下的土路，晴天一路灰，雨天一路泥，小张心里有点犯难。

有时候冲动会付出代价，但三妹也算是幸福的。第二年，福菊嫁人了。小张家养了好多鸭子，吃盐鸭蛋不成问题，只是门前那条土路，一下雨就一脚泥进屋。福菊讨厌天总爱下雨，小两口坐乡里大车回娘家拜端午。一进门，土泥裹了满裤腿。邻居看到这情形，说了声：“颜三姐，你们卤一身泥糊，像两个盐鸭蛋了。”福菊尴尬，脸一阵绯红。

吃晚饭的时候，福菊的表哥也来了。两杯酒下肚，话就多了点，表哥开始摆龙门阵：“从前有上海、长沙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下放到麻阳。报到的时候，要知识青年自己选落脚的村点安家。许多人都去选尧市落户，不选在高村居住。尧市是城市，高村只是一个村嘛。”福菊两口心里明白，表哥在挖苦。

盲婚哑嫁的农村婚姻有时是单纯的，也是幸福的。小张确实优秀，又听从老婆安排，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外出做手艺。改革开放的春风让聪明勤劳的农民收获了幸福，只用了三年时间，福菊家把房子翻了新，还是养了一大群鸭子，福菊想吃什么鸭蛋就吃什么鸭蛋。福菊还是喜欢吃她的盐鸭蛋，又因了她姓颜，惹得村里人都叫她“盐鸭蛋”了。

时间总是喂饱了所有人，城里人只是说得文雅点，叫生活节奏太快。福菊的大儿子都进城参加工作了，女儿也在县城中学当老师。女儿去年结婚，今年福菊要当外婆了。不久前，女儿请了产假，要妈妈进城照顾自己，把爸爸一个人留在乡下，还要喂养那一大群鸡鸭。福菊放心不下她的鸭群，喜欢吃自家做的盐鸭蛋，乡土的鸡鸭都不喂饲料，蛋质好。福菊还有一个纠结了很多年的心事，从村口到家门口的土路让人烦得很。

前不久，福菊听说乡下都在扶贫，因为她的儿女在上班，所以福菊家不能评为扶贫对象，又听说到处都在修路，水泥路必须铺到每家家门口。福菊有点心喜，也有点着急。隔几天又电话催问男人，门口水泥路铺好了没有？鸡鸭都在下蛋吗？要好生喂养，不饿着自己的宝贝鸭子。

在欢喜和等待中，外孙出生了。快满40天了，明天，颜娜和女儿就要抱着白白胖胖的小生命去卜罗坪看外公了。颜娜还是不甘心，临上车时还电话问家门口的水泥路铺好了没有？男人回答，坐村通客车到村口下，沿新铺的水泥路走可直接到自家屋檐下。颜娜满意地笑了。

## 世相

## 通讯录中的纠结

周慧文

在近1000名微信好友中，紧急时欲找一好友，即使按姓氏找，也得找上好一阵。思前想后，决定花一上午时间，从A到Z“一个也不放过”打开对话框，查看，然后慎重考虑删与不删。

对话框显示的“你已添加XX，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我通过了你的朋友验证请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而一看添加、通过日子，只得感叹时间如梭、岁月无情，几年都已经过去了，与TA居然还没说过一句话。这足以可证明我们工作上无往来，生活中无联系、情感上无交集吧？删！毫不犹豫地删！

对话框中，每天TA单向待我如初初恋热情似火，体贴有加，天天提醒我“天凉了，要换袜子了”。而我从未被唤醒过，也就未回复只言片语，所以，我俩的聊天记录爬楼往上翻，无穷无尽的是TA不间断的“好意提醒”。多年好友了，其实TA永远不会花宝贵的时间阅读我平日写的小文章，我也断然舍不得平日偶尔微薄的稿费买TA的袜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删了吧，免得相看两厌！这下好了，卖袜子的、卖衣服、卖奇异的，以至整个美容业的朋友们都在立马删的范围。

“XX年来到，愿您在新的一年里：所有的希望都能如愿，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所有的等候都能出现，所有的付出都能兑现！祝您及家人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幸福如意，心想事成”！仔细数数，有30多位好友，生活很有仪式感，每一个节日都会主动送来结构对称、语言优美的祝福语。而我这实诚又无水平之人，不愿花时间复制粘贴，又拟写不出好句子，只能每次“多谢、同乐”四个字回复人家。爬楼梯一看，好友多年，除了节日问候没有任何别的交流，这样的好友，是删还是不删呢？删了嘛，人家逢年过节都记得送来温馨祝福呢，不删嘛，好像平日有任何联系啊？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暂留！免得逢年过节全中国人民狂欢时别人的手机响个不停，而自己孤单寂寞冷清着。

去年有段时间，因为工作要面向本系统基层每个单位的业务对口领导收、发文件资料，于是加了10多个好友，当时自然是往来密切。离开那岗位时，想着都是本系统的，以后说不定还需某种联系，就一直保存着。再说我偶尔写出的作品也需要人捧场啊，而本系统的好友无疑应该是最好的。这次既然清理好友，那这半年来未对话，未在我朋友圈中点赞的，就考虑删了吧。既然是相识之人，还是先给TA留言吧：“你好，XX老师，我已离开XX岗位，已无事联系，那就从你好友中退出吧。”且留半个小时，有几好奇看看看好友们的反应。

半个小时后，收到了8个好友的回复，1个人的留言大概意思是：喜欢看你的文章，能不删吗？4个人的留言是干脆利落的一个字：好。另3个人发了一朵盛放的玫瑰花的。其余的7个好友未任何回复，想必态度是“你的地盘你做主”吧！结果是一下删了13人！

同样的，去年因某工作岗位的需求，加了10多个精英人物为好友吧。当时工作上的事寻求过他们的支持，私下里我从未打扰过他们，逢年过节我更没群发祝福语假装问候。因为我这人要么不祝福，要么就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深情。不从事那工作了，一留言曰：“XX领导，多谢您曾经的工作支持，现我没在XX部门做事了，那就从您的好友中退出吧！”同样让留言留存半个小时，结果只有4人及时回复了我，表达肯定、惋惜之情，让我看着也舒心。其余八人没有理睬我，也许有的领导压根就看不到我的留言，也许有的领导心想：“你是哪根葱？删了好！”

微信好友中，占很大比重的是文学爱好者朋友。有些好友平日还是常来常往的，如一起参加某些文学活动，如发稿收稿的往来，这些好友当然得留下。有几位大咖人物是作家级也排列于我好友中，平日几乎无联系，当然也不可能会有什么联系，正如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一样，友情其实也讲究势均力敌的。我写出的文章在作家眼中，就如同我眼中的一年级学生日记写的一样：“今天妈妈带我去公园玩，好玩极了。”因此指望TA看我朋友圈发出的文章不太可能，正如有的文章中所言：他们即使想提携我都找不到我的手。但我添加的这几位作家，还是很有风范的，面对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斗胆寻求帮助，都至少还是会回复下。凡是写作的人都留下吧，只要自己一直写下去，也许以后就会有联系的！

每当收到过好友们发来的“快速清理僵尸粉”，我都会利索地回复TA：“可以把我删了。”因为我也不愿成为别人微信好友那长长的名单中冷冷地存在着的那位。但我永远也不会用任何软件工具清理，因为那太无温度、无温情了。哈哈，“多情总被无情恼”，是不是想多了，想远了？

还有623人的通讯录，有多少好友是真正完全必要留下的？我是不是真正完全有必要躺在623个TA的好友名单中呢？答案思而不得！

## 神农风

## 倾荷之恋(外一首)

尹晓华

你总是在我靠近你时  
把花开满了池塘  
你总是在我离开你时  
把深深的情结成一颗颗莲子  
当我忆起你的清香时  
你却苦了又苦

风儿刮了又刮  
散落的清笺  
如你的长发  
在我的世界  
飘了又飘，绕了又绕

许是菩提有心  
许是卿木多情  
让天涯两端成了互牵互念

谢了的荷花如碎了的梦  
一年成全一次  
一次破碎千年  
道不尽的痴和斩不断的缘  
又在来年和来生  
相约再见

### 佛心上的一朵莲

也许  
我不是红尘中的过客  
也许  
我只是佛心上的一朵莲

那四季  
不过是我的渡  
那岁月  
不过是我的劫

青灯的每一次燃烧  
都是莲的轮回  
暮鼓晨钟的每一次敲响  
都是莲的修行

佛的泪  
有万千悲悯  
每一颗  
都是莲心

莲的心  
有万千丝缕  
每一缕  
都是佛缘

## 暖心

谭圣林

母亲又住院了。

母亲年过六旬，鱼肉基本不吃，作料基本不沾，清汤寡水，日子的味道越来越淡，但是血脂越来越浓，心脑血管也在萎缩，这种自然老化，无人能逆转。

母亲身上的血管，如同经年水管，沉淀物凝成一个个堵点，时不时膨胀欲裂。医生护士都是熟悉的面孔，开药打针、通筋活络，也是老疗法了。

人活几十年，衣食住行，人情往来，世间那么多事务和关系，父母倾尽毕生一一疏通，身体内部却突发障碍。

子女已各奔东西。在身边附近工作的，也早已分锅吃饭。留给父母亲的，大多是老屋檐下的独守和遥望。

这是父母亲心中一个常常隐隐作痛的堵点。母亲躺在病床上，手上扎得尽是针眼，起居不能自理。她说：“你不要担心，你父亲会照顾我的。”我在几百公里外的城市一隅，抽空打一个电话，询问病情进展，还是那些复发的伤痛，还是那些现话交代。

有点像例行公事。不过，每次打完电话，母亲都说：“心里舒畅多了。”父亲也说：“你母亲血管通畅了，心情舒畅了，我也就轻松些了。”

确实，虽然还有妹妹嫂子轮流照料，送饭送菜，问医取药，但是他们还要上班出差、料理家务。母亲躺在床上，应声即到眼前的，是佝偻着背的父亲，是守护几十年的患难爱人。七十多岁的父亲照顾六十多岁的母亲，步履蹒跚中，靠的是一句提醒、一个手势和一声呼唤。

养儿防老，更多的是指经济上的无声支持和谈笑间言语中的慰藉。具体到吃喝拉撒、添衣盖被、洗手擦脸，最近身的照料和陪伴，往往是相伴一生之人的脚步声响起的时候。

住院一个星期，输液几十瓶，母亲出院回家了。大家一起把父母亲接回家，生火，煮饭，炒菜。老家土屋里，烟火袅袅。

聚餐之后，父母亲看着晚辈三代人一一散去，留在他们身边的，一条狗，一块菜地，一堆又将冷清的灶具。

那些失去另外一半的老人，万一有个三病两痛，谁来贴身照顾、贴心说话？那些白头偕老的恩爱夫妻，总有一天会在某一天提前失去另一半，余下的时光，该是怎样的脆弱？

同日生，同日死，是神话。像父母亲这般，同日苦，同日乐，才是童话般暖心。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